

民俗
故事
系列
明朝

断案故事

树枫

出版公司



44.79

DA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

断案故事

树枫编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/树枫编. —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
司,1996.12

ISBN 7-80105-533-0

I. 明… II. 刘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5034 号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—断案故事

树枫编

*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

邮政编码:100009

发行部电话:4010840、401083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大中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0 印张 680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80105-533-01K·68

全套十册 定价:79.00 元

单册定价:7.90 元

目 录

- 李玉英狱中讼冤案 (1)
- 赵老六舐犊出逆子 (25)
- 鬼借尸以证冤错案 (37)
- 张廷秀逃生救父记 (45)
- 包龙图智断认亲案 (90)
-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(102)
- 滕大尹借鬼断家产 (117)
- 许尚书慧眼判三案 (132)
- 恶船家图财造冤案 (146)
-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(159)
- 谢小娥矢志翻案记 (168)
- 三现身包龙图断案 (179)

李玉英狱中讼冤案

明朝正德年间，北京顺天府旗手卫，有个荫籍百户李雄。他虽是武弁出身，却从幼聪明好学，深知典籍。及至年长，身材魁伟，臂力过人，使得好刀，射得好箭，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将官。因随太监张永征陕西安化王有功，升锦衣卫千户。娶得个夫人何氏，夫妻十分恩爱。生下三女一男：儿子名曰承祖，长女名玉英，次女名桃英，三女名月英。原来是先花后果的。倒是玉英居长，次即承祖。不想何氏自产月英之后，便染上了虚怯症候，不上半年，呜呼哀哉！

那时玉英刚刚六岁，承祖五岁，桃英三岁，月英只有五六个月。虽有养娘伏侍，到底像小鸡失了鸡母，七慌八乱，啼啼哭哭。李雄见儿女这般苦楚，心下烦恼，只得终日在家中窝伴。他本是个官身，顾着家里，便担阁了公事。到得干办了公事，却又没工夫照管儿女，真个公私不能两尽。捱了几个月日，思想终不是长法，要娶个继室，遂央媒寻亲。那媒婆是走千家、踏万户的，得了这句言语，到处一兜，那些人家闻得李雄年纪只有三十来岁，又是锦衣卫千户，一进门就称奶奶，谁个不肯。三日之间，就请了若干庚贴送来，任凭李雄选择。李雄千择万选，却拣了个姓焦的人家女儿，年方一十六岁，父母双亡，哥嫂作主。那哥哥叫做焦裕，专在各衙门打干，是一个油里滑的光棍。李雄一时没眼色，成了这头亲事。少不得行礼纳聘，不则一日，娶得回家，花烛成亲。那焦氏生得有六七分颜色，女工针指，却也百般伶俐，只是心肠有些狠毒，见了四个小儿女，便生嫉妒之念。又见丈夫十分爱惜，又不时叮嘱好生抚育，越发不怀好意。她想道：“若没有这一窝子贼男女，那官职产业好歹是我生子女来承受。如今遗下许多短命贼种，纵挣得泼天家计，少不

得被他们先拔头筹。设使久后，也只有今日这些家业，派到我的子女，所存几何，可不白白与他辛苦一世？须是哄热了丈夫，然后用言语唆冷他父子，磨灭死两三个，只存个把，就易处了！”你道天下有恁样好笑的事！自己方才十五六岁，还未知命短命长，生育不生育，却就算到几十年后之事，起这等残忍念头，要害前妻儿女，可胜叹哉！

自此之后，焦氏将着丈夫百般殷勤趋奉。况兼正在妙龄，打扮得如花朵相似。枕席之间，曲意取媚。果然哄得李雄千欢万喜，百顺百依。只有一件不肯听她。你道是那件？但说到儿女面上，便道：“可怜他没娘之子，年幼娇痴，倘有不到之处，须将好言训诲，莫要深责！”焦氏揶揄了几次，见不肯听，忍耐不住。一日趁老公不在家，寻起李承祖事过，揪来打骂。不道那孩子头皮寡薄，她的手儿又老辣，一顿乱打，那头上却如酵到馒头，登时肿起几个大疙瘩。可怜打得那孩子无个地孔可钻，号淘痛哭！养娘、奶子解劝不住。那玉英年纪虽小，生性聪慧，看见兄弟无故遭此毒打，已明白晚母不是个善良之辈，心中苦楚，泪珠乱落，在旁看不过向前道：“告母亲，兄弟年幼无知，望乞饶恕则个！”焦氏喝道：“小贱人！谁要你多言？难道我打不得的么？你的打也只就在头上滴溜溜转了，却与别人讨饶？”玉英闻得这语，愈加哀楚。正打之间，李雄已回，那孩儿抱住父亲，放声号恸。李雄见打得这般光景，暴躁如雷，翻天作地，闹将起来。那婆娘索性抓破脸皮，反要死要活，分毫不让。早有人报知焦榕，特来劝慰。李雄告诉道：“娶令妹来，专为要照管这几个儿女，岂是没人打骂，娶来凌贱不成！况又几番嘱咐，可怜无母娇幼。你即是亲母一般，凡事将就些，反故意打得如此模样！”焦榕假意埋怨了妹子几句，陪个不是，道：“舍妹一来年纪小，不知世故；二来也因从幼养娇了性子，在家任意惯了。妹丈不消气

得！”又道：“省得在此不喜欢，待我接回去住几日，劝喻她下次不可如此！”道罢，作别而去。

少顷，雇乘轿子，差个女使接焦氏到家。那婆娘一进门，就埋怨焦榕道：“哥哥，奴总有甚不好处，也该看爹娘分上访个好对头匹配才是，怎么胡乱肮脏送在这样人家，误我的终身？”焦榕笑道：“论起嫁这锦衣卫千户，也不算肮脏了，但是你自己没有见识，怎么抱怨别人？”焦氏道：“那见得我没有见识？”焦榕道：“妹夫既将儿女爱惜，就顺着他性儿，一般着些疼热。”焦氏嚷道：“又不是亲生的，教我着疼热，还要算计哩！”焦榕笑道：“正因这上，说你没见识。自古道：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你心下越不喜欢这男女，越该加意爱护。”焦氏道：“我恨不得顷刻除了这几个冤孽，方才干净，为何反要将他爱护？”焦榕道：“大抵小儿女，料没甚大过失。况婢仆都是他旧人，与你恩义尚疏。稍加责罚，此辈就到家主面前轻事重报，说你怎地凌虐。妹夫必然着意防范，何繇除得？他存了这片疑心，就是生病死了，还要疑你有甚缘故，可不是无丝有线！你若将就容得，落得做好人，抚养大了，不怕不孝顺你！”焦氏把头三四摇道：“这是断然不成！”焦榕道：“毕竟容不得，须依我说话。今后将他如亲生看待，婢仆们施些小惠，结为心腹，暗地察访。内中倘有无心向你，并口嘴不好的，便赶逐出去。如此过了一年两载，妹夫信得你真了，婢仆又皆是心腹，你也必然生下子女，分了其爱。那时觑个机会，先除却这孩子，料不疑虑到你。那几个丫头，等待年长，叮嘱童仆们一齐驾起风波，只说有私情勾当。妹夫是有官职的，怕人耻笑，自然逼其自尽。是恁样阴唆阳劝做去，岂不省了目下受气？又见得你是好人。”焦氏听了这片言语，不胜喜欢道：“哥哥言之有理！是我错埋怨你了。今番回去，依此而行。倘到紧要处，再来与哥商量。”不题焦榕兄妹计议。

且说李雄因老婆凌贱儿女，反添上一顶愁帽儿，想道：“指望娶她来看顾儿女，却到增了一个魔头！后边日子正长，教这小男女怎生得过？”左思右算，想出一个道理。你道是什么道理？原来收拾起一间书室，请下一个老儒，把玉英、承祖送入书堂读书，每日茶饭俱着人送进去吃，直至晚方才放学。教他远了晚娘，躲这打骂。那桃英、月英自有奶子照管，料然无妨。常言：夫妻是打骂不开的。过了数日，只得差人去接焦氏。焦榕备些礼物，送将回来。焦氏知得请下先生，也解了其意，更不道破。这番归来，果然比先大不相同，一味将笑撮在脸上，调引这几个小男女，亲亲热热，胜如亲生。莫说打骂，便是气儿也不再呵一口。待婢仆们也十分宽恕，常赏赐小东西。大凡下人，肚肠极是窄狭，得了须微之利，便极口称功诵德，欢声溢耳。李雄初时甚觉奇异，只道惧怕他闹吵，当面假意殷勤，背后未心如此。几遍暗地打听，冷眼偷瞧，更不见有甚别样做作。过了年余，愈加珍爱，李雄万分喜悦，想道：“不知大舅怎生样劝喻，便能改过从善。如此可见好人原容易做的，只在一转念耳！”从此放下这片肚肠，夫妻恩爱愈笃。那焦氏巴不能生下个儿子，谁知做亲二年，尚没身孕。心中着急，往各处寺观庵堂，烧香许愿。那菩萨果是有些灵验，烧了香，许过愿，真个就身怀六甲。到得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儿子乳名亚奴。你道为何叫这般名字？原来民间有个俗套，恐怕小儿家养不大，常把贱物为名，取其易长的意思。因此每每有牛儿、狗儿之名。那焦氏也恐难养，又不好叫恁般名色，故只唤做亚奴，以为比奴仆尚次一等，即如牛儿、狗儿之意。李雄只道焦氏心爱惜儿女，今番生下亚奴，亦十分珍重。三朝满月，遍请亲友吃庆喜筵宴，不在话下。

常言说得好：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眨眼间，不觉亚奴又已周岁。那时玉英已是十龄，长得婉丽飘逸，

如画图中人物。且又赋性敏慧，读书过目成诵，善能吟诗作赋。其他描花刺绣，不教自会。兄弟李承祖，虽然也是个聪明孩子，到底赶不上姐姐。曾咏绿萼梅，因有了这般才藻，李雄倍加喜欢。连桃英、月英也送入书堂读书。又尝对焦氏说道：“玉英女儿，有如此美才，后日不舍得嫁她出去。访一个有才学的秀士入赘家来，待他夫如唱和，可不好么？”焦氏口虽赞美，心下越增妒忌，正要设计下手！

不想正德十四年，陕西反贼杨九儿据皋兰山作乱。累败官军，地方告急。朝廷遣都指挥赵忠充总兵官，统领兵马前去征讨。赵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，特荐为前部先锋。你想军情之事，火一般紧急，可能够少缓？半月之间，择日出师。李雄收拾行装器械，带领家丁起程。临行时又叮嘱焦氏，好生看管儿女。焦氏答道：“这事不消分咐！但愿你阵面上神灵保护，马到成功，博个封妻荫子。”夫妻父子正在分别，外边报：“赵爷传令教场相会”李雄洒泪出衙，急急上马，直至教场中演武厅上，与诸将参谒已毕。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劳，三军齐向北阙谢恩，口称万岁三声。赵爷分咐李雄带领前部军马先行。李雄领了将令，放起三个轰天大炮，众军一声呐喊，遍地锣鸣，离了教场，望陕西而进。军容整肃，器仗鲜明。一路上逢山开径，遇水叠桥，不则一日，已至陕西地面，安营下寨，等大军到来，一齐进发。与贼兵连战数阵，互相胜负。到七月十四，贼兵挑战。赵爷令李雄出阵。那李雄部下虽然精勇，终是众寡不敌。鏖战到晚，一军尽没。可怜李雄盖世英雄，到此一场春梦！

却说焦氏方要下手，恰好遇着丈夫出征，可不天凑其便。李雄去了数日，一乘轿子，抬到焦榕家里，与他商议。焦榕道：“据我主意，再缓几时。”焦氏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焦榕道：“妹夫不在家死了，定生疑惑。如今还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。妹夫回家知道，越信你是个

好人。那时出其不意，弄个物脚，必无疑虑，可不妙哉！”焦氏依了焦榕说话，真个把玉英姊妹看承比前又胜几分。终日盼望李雄得胜回朝。谁知巴到八月初旬，陕西报到京中，说七月十四日与贼交锋，前部千户李雄恃勇深入，先胜后败，全军尽没。焦榕是专在各衙门打干的，早已知得这个消息，吃了一惊，如飞报于妹子。焦氏闻说丈夫战死，放声号恸。那玉英姊妹尤为可怜，一个个哭得死而复苏。焦氏与焦榕商议，就把先生打发出门，合家挂孝，招魂设祭，摆设灵座。亲友尽来吊唁。那时焦氏将脸皮翻转，动辄便是打骂。又过了月余，焦氏向焦榕道：“如今丈夫已死，更无别虑，却了手罢！”焦榕道：“我有个妙策在此，不消得下手。只教他死在他乡外郡，又怨你不着。”焦氏忙问有何妙策。焦榕道：“妹夫阵亡，不知尸首下落。再捱两月，等到严寒天气，差一个心腹家人，同承祖去陕西寻觅妹夫骸骨。他是个孩子家，那曾经途路风霜之苦。水土不服，自然中道病死。设或熬得到彼处，定然饿死。这几个丫头，饶她性命，卖与人为妾作婢，还值好些银子，岂非一举两得！”焦氏连称有理。

耐至腊月初旬，焦氏唤过李承祖说道：“你父亲半世辛勤，不幸丧于沙场，无葬身之地。虽在九泉，安能瞑目！昨日闻得舅舅说，近日赵总兵连胜数阵，敌兵退去千里之外，道路已是宁静。我欲亲往陕西寻你父亲骸骨归葬，少尽夫妻之情。又恐我是个少年寡妇，出头露面，必被外谈耻。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遭。倘能寻得回来，也见你为子的一点孝心。行囊都已准备下了，明早便可登程。”承祖闻言，又眼流泪道：“母亲言之有理！孩儿明早便行。”玉英料道不是好意，大吃一惊，乃道：“告母亲：爹爹暴弃沙场，理合兄弟前去寻觅。但他年纪幼小，道途跋涉，未曾经惯。万一有些山高水低，可不枉送一死？何不再差一人，与苗全同去，总是一般的。”焦氏大怒道：“你这逆

种！当初你父存日，将你姐妹如珍宝一般爱惜。如今死了，便忘恩背义，连骸骨也不要了！你读了许多书，难道不晓得昔日木兰代父征西，缙紫上书代刑？这两个一般也是幼年女子，有此孝顺之习。你不能够学他恁般志气，也去寻觅父亲骸骨，反来阻当兄弟莫去！况且承祖还是个男儿，一路又有人服事，须不比木花女上阵征战，出生入死。那见得有什么山高水低，枉送了性命！要你这样不孝女何用！”一顿乱嚷，把玉英羞得满面通红，哭告道：“孩儿岂不念爹爹生身大恩，要寻访骸尸归葬？只因兄弟年纪尚幼，恐受不得辛苦，孩儿情愿代兄弟一行。”焦氏道：“你便想要到外边去游山玩景快活，只怕我心里还不肯哩！”当晚玉英姊妹挤在一处言别，呜呜的哭了半夜。李承祖道：“姐姐，爹爹骸骨暴弃在外，就死也说不得。待我去寻觅回来，也教母亲放心，不必你忧虑。”到了次早，焦氏催促起程。姊妹们洒泪而别。焦氏又道：“你若寻不着父亲骸骨，也不必来见我。”李承祖哭道：“孩儿如不得爹爹骨殖，料然也无颜再见母亲。”苗全扶他上了牲口，经出京师。你道那苗全是谁？乃是焦氏带来赠嫁的家人中第一个心腹，已暗领了主母之意，自在不言之表。

主仆二人离了京师，望陕西进发。此时正是隆冬天气，朔风如箭，地上积雪有三四尺高。往来牲口，恰如在绵花堆里行走。那李承祖不上十岁的孩子，况且从幼娇养，何曾受这般苦楚！在牲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颤，常常望着雪窝里颠将下来。在路晓行夜宿，约走了十数日。李承祖渐渐饮食减少，生起病来，对苗全道：“我身子觉得不好，且将息两日再行。”苗全道：“小官人，奶奶付的盘缠有限，忙忙趲到那边，只怕转去还用度不来。路上若再担阁两日，越发开弄不来了。且勉强捱到省下，那时将养几日罢！”李承祖又问：“到省下还有几多路？”苗全笑道：“早哩！极快还

要二十个日子。”李承祖无可奈何，只得熬着病体，含泪而行。有诗为证：

可怜童稚离家乡，匹马迢迢去路长！

遥望沙场何处是？乱云衰草带斜阳。

又行了两日。李承祖看看病体转重，牲口甚难坐。苗全又不肯暂停，也不雇脚力，故意扶着步行。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。又捱了半日，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唤保安村。李承祖道：“苗全，我半步移不动了，快些寻个店歇罢！”苗全暗想道：“看他这个模样，料然活不成了。若到店客中住下，便难脱身。不如撇在此间，回家去罢！”乃道：“小官人，客店离此尚远。你既行走不动，且坐在此，待我先去放下包裹，然后来背你去何如？”李承祖道：“这也说得有理。”遂扶至一家门道阶沿上坐下。苗全拽开脚步，走向前去，问个小路抄转，买些饭食吃了，雇个牲口，原从旧路回家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李承祖坐在阶沿上，等了一回，不见苗全转来。自觉身子存坐不安，倒身卧下，一觉睡去。那个人家却是个孤孀老妪，住得一间屋儿，坐在门口纺纱。初时见一汉子扶个小厮坐于门口，也不在其意。直至傍晚，拿只桶儿要去打水，恰好拦门熟睡。叫道：“兀那小官人快起来！让我们打水。”李承祖从梦中惊醒，只道苗全来了，睁眼看时，乃是那屋里的老妪。便挣扎坐起道：“老婆婆有甚话说？”那老妪听得语言不是本地上人物，问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，却睡在此间？”李承祖道：“我是京中来的。只因身子有病，行走不动，借坐片时。等家人来到，即便去了。”老妪道：“你家人在那里？”李承祖道：“他说先至客店中，放下包裹，然后来背我去。”老妪道：“哎哟！我见你那家人去时，还是七午。如今天将晚了，难道还走不到？想必包裹中有甚银两，撇下你逃走去了！”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，不曾看天色早晚，只道不多一回。闻了此言，急回

头仰天观望，果然日已西。吃了一惊，暗想道：“一定这狗才料我病势渐凶，懒得伏侍，逃走去了。如今教我进退两难，怎生是好！”禁不住眼中流泪，放声啼哭。有几个邻家俱走来观看，那老嫗见他哭的苦楚，亦觉可怜，倒放下水桶，问道：“小官人，你父母是何等样人？有甚紧事，恁般寒天冷月，随个家人行走？还要往那里去？”李承祖带泪说道：“不瞒老婆婆说，我父亲是锦衣卫千户，因随赵总兵往陕西讨反贼，不幸父亲阵亡。母亲着我同家人苗全到战场上寻觅骸骨归葬。不料途中患病，这奴才就撇我而逃。多分也做个他乡之鬼了！”说罢，又哭。众人闻言，各各嗟叹。那老嫗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原来是好人家子息，些些年纪，有如此孝心，难得！难得！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，睡在这冷石上，愈加不好了。且起来，到我铺上去睡睡。或者你家人还来也未可知。李承祖道：“多谢婆婆美情！恐不好打搅。”那老嫗道：“说那里话！谁人没有患难之处。”遂向前扶他进屋里去。邻家也各自散了。承祖跨入门槛，看时，侧边便是个火炕，那铺儿就在炕上。老嫗支持他睡下，急急去汲水烧汤，与承祖吃。到半夜间，老嫗摸他身上，犹如一块火炭。至天明看时，神思昏迷，人事不省。那老嫗央人去请医诊脉，取出钱钞，赎药与他吃，早晚伏侍。那些邻家听见李承祖病凶，在背后笑那老嫗着甚要紧，讨这样烦恼！老嫗听见，只做不知，毫无倦怠。这也是李承祖未该命绝，得遇恁般好人。有诗为证：

家中母子犹成怨，路次闲人反着疼！

美恶性生天壤异，反教陌路笑亲情。

李承祖这场大病，捱过残年，直至二月中方才稍可。在铺上看着那老嫗谢道：“多感婆婆慈悲，救我性命！正是再生父母。若能挣扎回去，定当厚报大德。”那老嫗道：“小官人何出此言！老身不过见你路途孤苦，故此相留，有何恩德，却说厚报二字！”光阴迅速，

倏忽又三月已尽，四月将交。那时李承祖病体全愈，身子硬挣，遂要别了老姬，去寻父亲骸骨。那老姬道：“小官人，你病体新痊，只怕还不可劳动。二来前去不知尚有几多路程，你孤身独自，又无盘缠，如何去得。不如住在这里，待我访问近边有入京的，托他与你带信到家，放个的当亲人来同去方好。”承祖道：“承婆婆过虑。只是家里也没有甚亲人可来。二则在此久扰，于心不安。三则恁般温和时候，正好行走。倘再捱几时，天道炎热，又是一切苦楚。我的病症，觉得全妥，料也无妨。就是一路去，少不得是个大道，自然有人往来。待我慢慢求乞前去，寻着了父亲骸骨，再来相会。”那老姬道：“你纵到彼寻着骸骨，又无银两装载回去，也是徒然。”李承祖道：“那边少不得有官府，待我去求告，或者可怜我父为国身亡，设法装送回家，也未可知。”那老姬再三苦留不住，又去寻凑几钱银子相赠。两下凄凄惨惨，不忍分别，到像个嫡亲母子。临别时，那老姬含着眼泪嘱道：“小官人转来，是必再看看老身，莫要竟自过去！”李承祖喉间哽咽，答应不出，点头涕泣而去。走两步，又回头来观看。那老姬在门首，也直至望不见了，方才哭进屋里。这些邻家没有一个不笑他是个痴婆子：“一个远方流落的小厮，白白里赔钱赔钞，伏侍得才好，急松松就去了。有甚好处，还这般哭泣！不知她眼泪是何处来的？”遂把这事做笑话传说。看官，你想那老姬用户是贫穷寡妇，倒有些义气。一个从不识面的患病小厮，收留回去，看顾好了，临得又赍赠银两，依依不舍。像这班邻里，都是须眉男子，自己不肯施仁仗义，及见他人做了好事，反又讥唇簸嘴。可见人面相同，人心各别。闲话休题。

且说李承祖又无脚力，又不认得路径，顺着大道，一路问讯，捱向前去。觉道劳倦，随分庵堂寺院，市镇乡村，即便借宿。又亏着那老姬这几钱银子，将就半

饥半饱，度到临洮府。那地方自遭兵火之后，道路荒凉，人民稀少。承祖问了向日争战之处，直至皋兰山相近，思想要祭奠父亲一番。怎奈身边只存着十数文铜钱，只得单买了一陌纸钱，讨个火种，向战场一路跑来。远远望去，只见一片旷野，并无个人影来往，心中先有五分惧怯。便立住脚，不敢进步。却又想道：“我受了千辛万苦，方到此间。若是害怕，怎能够寻得爹爹骸骨？须索拚命前去！”大着胆飞奔到战场中，举目看时，果然好凄惨也！

李承祖吹起火种，焚化纸钱，望空哭拜一回。起来仔细寻觅，团团走遍，但见白骨交加，并没一个全尸。原来赵总兵杀退贼兵，看见尸横遍野，心中不忍，即于战场上设祭阵亡将士，收拾尸骸焚化，因上没有全尸遗存。李承祖寻了半日，身子困倦，坐于乱草之中，歇息片时。忽然想起：“征战之际，遇着便杀，即为战场，料非只此一处。正不知爹爹当日丧于那个地方？我却专在此寻觅，岂不是个呆子？”却又想道：“我李承祖好十分蒙懂！爹爹身死已久，血肉定自腐坏，骸骨纵在目前，也难厮认。若寻认不出，可不空受这番劳碌！”心下苦楚，又向空祷告道：“爹爹阴灵不远，孩儿李承祖千里寻访至此，收取骸骨。怎奈不能厮认！爹爹！你生前尽忠报国，死后自心为神。乞显示骸骨所在，奉归安葬，免使暴露荒丘，为无祀之鬼！”祝罢，放声号哭。又向白骨丛中，东穿西走一回。看看天色渐晚，料来安身不得，随路行走，要寻个歇处。行不上一里田地，斜插里林子中，走出一个和尚来。那和尚见了李承祖，把他上下一相，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好大胆！此是什么所在，敢独自行走？”李承祖哭诉道：“小的乃京师人氏，只因父亲随赵总兵出征阵亡，特到此寻觅骸骨归葬。不道没个下落，天又将晚，要觅个宿处。师父若有庵院，可怜借歇一晚，也是无量功德！”那和尚道：“你这小小孩子，反有此孝心，难得！难得！”

只是尸骸都焚化尽了，那里去寻觅！”李承祖见说这话，哭倒在地。那和尚扶起道：“小官人！哭也无益。且随我去住一晚，明日打点回家去罢！”

李承祖无奈，只得随着和尚来到一座小茅庵，开门进去，吹起火来，收拾些饭食，与李承祖吃了。问道：“小官人，你父亲是何卫军士？在那个将官部下？叫甚名字？”李承祖道：“先父是锦衣卫千户，姓李名雄。”和尚大惊道：“原来是李爷的公子！”李承祖道：“师父！你如何晓得我先父？”和尚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僧原是羽林卫军人，名叫曾虎二，去年出征，拨在老爷部下。因见我勇力过人，留我帐前亲随，另眼看承。许我得胜之日，扶持一官。谁知七月十四，随老爷上阵，先斩了数百余级，贼人败去。一时恃勇，追逐十数里，深入笋地。贼人伏兵四起，转裹在内。外面救兵又被截住，全军战没。只存老爷与僧二人，各带重伤，只得同伏在乱尸之中。到深夜起来逃走，不想老爷已死。小僧望见傍边有一带土墙，随负至墙下，推倒墙上掩埋。那时贼兵反拦在前面，不能归营。逃到一个山湾中，遇一老僧，收留在庵。亏他服事，调养好了金疮，朝暮劝化我出家。我也想：死里逃生，不如图个清闲自在。因此依了他，削发为僧。今年春间，老师父身故，有两徒弟道我是个后来僧，不容住在庵中。我想既已出家，争甚是非？让了他们，要往远方去，行脚经过此地，见这茅庵空闲，就做个安身之处，往远近村坊抄化度日。不想公子亲来，天遣相遇！”李承祖见说父亲尸骨尚在，倒身拜谢。和尚连忙扶住，又问道：“公子恁般年娇力弱，如何家人也不带一个，独自行走？”李承祖将中途染病，苗全抛弃逃回，亏老嫗救济前后事细细说出。又道：“若寻不见父亲骨殖，已拚触死沙场。天幸得遇吾师，使我父子皆安。”和尚道：“此皆老爷英灵不泯，公子孝行感格，天使其然。只是公子孑然一身，又没盘缠，怎能够装载回去？”公子道：

“意欲求本处官府设法，不知可肯？”和尚笑道：“公子差矣！常言道：官情如纸薄。总然极厚相知，到得死后，也还未可必，何况素无相识？却做恁般痴想！”李承祖道：“如此便怎么好？”和尚沉吟半晌，乃道：“不打紧！我有个道理在此。明日将骸骨盛在一件家伙之内，待我负着，慢慢一路抄化至京，可不好么？”李承祖道：“吾师恁般用情，生死衔恩不浅！”和尚道：“我蒙老爷识拔之恩，少效犬马之劳，何足挂齿！”

到了次日，和尚向邻家化了一只破竹笼，两条索子，又借柄锄头，又买了几陌纸钱，锁上庵门，引李承祖前去。约有数里之程，也是一个村落，一发没个人烟。直到土墙边放下竹笼，李承祖就哭啼起来。和尚将纸钱焚化，拜祝一番，运起锄头，掘开泥土，露出一堆白骨。从脚上逐节儿收置笼中，掩上笼盖，将索子紧紧捆牢，打个包儿，做成一担，寻根竹子，挑出庵门。把锄头还了，又与各邻家作别，央他看守。二人离了此处，随路抄化，盘缠尽是有馀。不则一日，已至保安村。李承祖想念那老嫗恩义，径来谢别。谁知那老嫗自从李承祖去后，日夕挂怀，染成病症，一命归泉。有几个亲戚，与她备办后事，送出郊外，烧化久矣。李承祖问知邻里，望空遥拜，痛哭一场，方才上路。共行了三个多月，方达京都。离城尚有十里之远，见旁边有个酒店。和尚道：“公子且在此少歇。”齐入店中，将竹笼放于桌上，对李承祖说道：“本该送公子到府，向灵前叩个头儿才是。只是我原系军人，虽则出家，终有人认得。倘被拿作逃军，便难脱身。只得要在此告别，异日再图相会！”李承祖垂泪道：“吾师言虽有理，但承大德，到我家中，或可少尽。今在此处，无以为报，如之奈何？”和尚道：“何出此言！此行一则感老爷昔日恩谊，二则见公子穷途孤弱，故护送前来，那个贪图你的财物！”正说间，酒保将过酒肴，和尚先摆在饮了数杯，算还酒钱，又将钱雇个牲口，与李承祖乘